



中国散文
学会评选

周明 王宗仁 主编

2004

中国散文排行榜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'2004 中国散文排行榜

中国散文学会评选
周 明、王宗仁 主编

评选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王宗仁 | (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、作家) |
| 石 英 | (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作家) |
| 红 孩 | (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、作家) |
| 李晓虹 | (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、文学评论家) |
| 何西来 | 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文学评论家) |
| 张秀枫 | (时代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、作家) |
| 周 明 | (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作家) |
| 林 非 | (中国散文学会会长、作家) |
| 阎 纲 | (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文学评论家) |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'2004 中国散文排行榜/周明, 王宗仁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639-1480-3

I .2… II .①周… ②王… III .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 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1590 号

'2004 中国散文排行榜

中国散文学会 评选

周 明 王宗仁 主编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邮编: 100022 电话: (010) 67392308

各地新华书店、全国席殊书屋经销

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660mm×960mm 16 开本 22 印张 350 千字

ISBN 7-5639-1480-3/Z·33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编选说明

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选本。通常的年选文本是将散文、随笔和杂文各篇一个选本。然而,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、飞速前进的时代,读者需要在更为经济的时间里读到一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作品。因而我们将三者合而为一,即将侧重抒情状物的散文称为美文,与随笔、杂文合编在一起,统称为散文,也就是“大概念”的散文。

为了更好地梳理一年来的散文创作,也是为了使不同层面的读者选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,我们将美文评出 10 篇、随笔和杂文各评出 5 篇,依次列出“排行榜”。未能列入“排行榜”的作品作为佳作列于其后。一年来的散文创作花团锦簇、五彩缤纷,遗珠之憾肯定是有的。而对一篇文学作品的评价也肯定是见仁见智,列入“排行”和作为“佳作”,也只是作为我们的看法和传递的一种信息,提供给读者作为阅读时的参考而已。

这种编选方式只是一种尝试和探索,欢迎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和批评。

周明 王宗仁

2005 年 1 月

目 录

美 文

2004 年美文排行榜

月下桨声	韩少功(3)
水墨文字	冯骥才(8)
在好山好水里领受沉重	陈忠实(14)
喝得很慢的土豆汤	肖复兴(17)
花开的声音	冉正万(21)
千载心香域外烧	王充闾(24)
贾三(外二篇)	贾平凹(31)
娘,我的疯子娘	树 儿(34)
臭臭,我想你	春 儿(40)
苍鹭,苍鹭	叶蔚林(47)

2004 年美文精华(排名不分先后)

着陆场纪事	朱增泉(49)
命案	朝 阳(58)
天格尔	阿拉旦·淖尔(71)
高台古槐	杨闻宇(83)
亲近与驯养	刘馨忆(87)
最后一匹军马	蔡桂林(92)
鸟是树的花朵	吴 忌(98)
负罪的老人	邱承右(101)
斯人已去著作长存	周 明(103)

三十八朵荷花	阎 纲(106)
走向胡杨	刘醒龙(116)
秋之声	从维熙(120)
太阳很红,战友倒在雪山上	王宗仁(123)
给麻雀留点觅食的地方	红 孩(130)
夜钟	赵丽宏(132)
一吻三十年	高建群(134)
不会哭的女人是可怕的	
——哭星儿	周玉明(137)
饮茶的心情	王本道(140)
鸟也寂寞	陈亚军(143)
父亲没有遗像	李 前(146)
依恋	宋晓杰(149)
感受荒凉	辛 茜(152)
雪葬	彭其芳(156)
泰山的性格	马卡丹(158)
奶奶的歌谣	李兴濂(161)
一夜关爱	陆 原(164)
人家说他是我爹	赵二湖(168)
想念拉萨	汤 宏(171)
独树	
——《陕北的树》系列之四	史小溪(178)
怀念与审判	阿贝尔(182)
生命	冷 梦(195)
更觉水云深	叶文玲(198)
不老的歌	李宗奇(201)
山坡上的云朵	周 伟(207)
火车上艳遇的遐想	徐 迅(210)
庄周的燕子	格 致(212)
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(外一篇)	魏得胜(214)

随 笔

2004 年随笔排行榜

又到甲申	袁 鹰(219)
巴金和胡乔木	丹 晨(226)
游子文化的现代性	张抗抗(232)
遥远的雷声	王剑冰(237)
礼义之邦质疑	韩美林(244)

2004 年随笔精华(排名不分先后)

感悟“老美”	赵新芳(250)
父母爱儿子	
——你疼你的儿子,但你的儿子不一定疼你	李国文(256)
在农家做客记	林 非(262)
观拆屋记	姜琍敏(269)
生存空间变奏曲	石 英(273)
不要再让农民失望了	张永昌(277)
有一种写作叫虚妄	武志强(280)
生命该是乐天的	刘向东(283)
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	吴志义(285)
抚不平的心痛	
——梁思成和他的老北京	白坤峰(289)
山水入室	王 蓬(296)
高晓声的稿费	石 湾(300)
一张汇款单	韩石山(303)

杂 文

2004 年杂文排行榜

谁是体育大国	许纪霖(311)
“允许说错话”的意义	何三畏(313)
何其沉重的关怀	方 方(315)
马加爵被判死刑“大快人心”吗?	李 辉(317)

狠心的父亲 曹 颖(319)

2004 年杂文精华(排名不分先后)

人人都得为道德沦丧买单 蓝 艺(321)

我反对 肖 锋(324)

假如没有王选 张田勘(328)

救救我们的孩子 凌志军(331)

“人性化”三问 司马心(334)

我们徘徊在冷漠与关爱之间 乔新生(336)

哈佛的“绝招” 游宇明(338)

天鹅今天不想飞 张丽钧(340)

从刁民到土豆 押沙龙(342)

美文

· 2004 中国散文排行榜

月下桨声

韩少功

雨后初晴,水面长出了长毛,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。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,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交给了冰凉。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,在雾气中不时出没,还有水面上浮着的一些草渣,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,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。哗的一声,身旁冒出几圈水纹,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。

一条小船近了,船上一点红也近了,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,穿在一个女孩身上。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,对面的船头上,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。他们各忙各的,一言不发。

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,还有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。他们在远处忙碌,总是不说话,也不看我一眼。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,带着萤火虫的闪烁光点飘入睡梦,莫非就是这一条船?

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,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,熟悉了他们的笑脸、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,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地追逐打闹。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。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。

妻子说过,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,得买点鱼才好。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:有鱼吗?

他们望了我一眼。

我是说,你们有鱼卖吗?大鱼小鱼都行。

他们仍未回话,隔了好半天,女孩朝这边摇了摇头。

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:我就住在那里,有鱼就卖给我好吗?

他们没有反应,不知是没有听清楚,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。

也许他们年纪太小,还不会打鱼,没有什么可卖。要不,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——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,人多势众,拉开了大网,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,唧唧唧唧唧唧,把鱼往设下

拦网的水域赶,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。这叫做“赶湖”。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地赶湖,敲出了三拍的欢乐,两拍的焦急,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所思,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……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:“第一先把父母孝,有老有少第二条,第三为人要周到……”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,这些久违的山歌,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。

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。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。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,连同没收来的鱼网,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,有时还用密网,把小鱼也打了,严重破坏资源。

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,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,带着妻小,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,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,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,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。他说这里的水比哈尔滨的镜泊湖要好,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,比泰国的帕提亚也要好,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,显得见多识广。我知道,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,高价招生,收入颇丰,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,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。

我们吃着鱼,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,用密网打鱼。他痛心地说,农民就是觉悟低,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。

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,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,但农民抄着手,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,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。

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,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。大概是来了什么人。我来到院门口,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,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,被狗吓得进退两难,赤裸着的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漓的脚印,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。

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?我愣了一下,好不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——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。我接过她的塑料袋,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,大的约莫半斤,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,鲫鱼草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。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,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。

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,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,没有放过小鱼,下手是有些嫌狠。但我没有说什么。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。他们是姐弟俩,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,只因为弟弟还欠着学校的学费,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,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。他

们的父亲帮不上忙，因为穷得付不起医药费，一年前已经病逝。母亲也帮不上忙，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——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，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，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，再也没有回家。

我收下了鱼。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，她始终拒绝坐下，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。她似乎还怕狗咬，说话时总是看着狗，听我说狗并不咬人，还是怯怯地不时朝桌下看一眼，一见狗有动静，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。

“你很怕狗吗？”我妻子问。

她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“你家没有养狗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你喝茶。”

她点点头。仍然没有喝。

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狗又叫了。窗外橘红色一晃，是她急急地返回来，跑得有点气喘吁吁。

“对不起，刚才错了……”她大声说。

“错了什么？”

“你们把钱算错了。”

“不会错吧？不是两斤四两吗？”

“真是算错了的。”

“刚才是你看的秤，是你报的价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，我并没有……”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。

“不是，是你们多给了。”

我有点不明白。

她红着脸，说刚才回到船上，弟弟一听钱的数字，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，肯定没有这么多钱。他们又算了一次，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。为此弟弟很生气，要她赶快来退还。

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，撩起橘红色衣襟，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，十分复杂地打开它，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？“也就是一块钱，你送鱼来，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行不行……”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。

“再说，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，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。”

“不行不行……”拨浪鼓还在摇。

“你们还会打鱼吧？”

“不一定，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……”

“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？”

“他不打算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。她的运气不好，小钞票凑不齐一块钱。递来一张大钞票，我们又没有合适的零钱找补。就这样你二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，还是无法做到两清。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，好歹收下了七角，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，就这样算了，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。

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，浑身不自在，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。

傍晚，我们从外面回家，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。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，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，见我们不在，就把葱留在门前。

不用说，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。

妻子叹了口气，说如今什么世道，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。她清出一个旧挎包，一支水笔，说可以拿去供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，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。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，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。有一条小船近了，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，看上去比较眼熟。从他的口里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，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，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。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？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？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。

人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，何况萍水相逢之际，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。

我说不出话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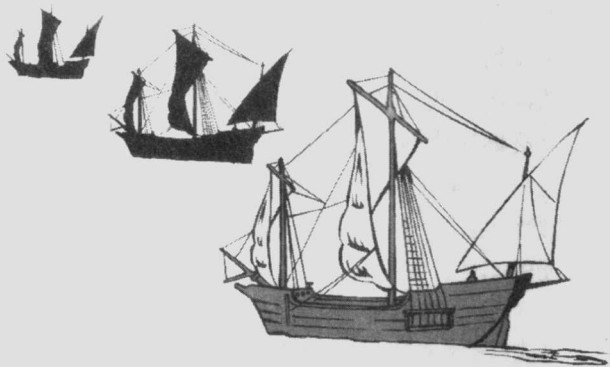
每天早上，我推开窗子，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，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卡，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。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。每天晚上，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，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，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，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，还有一个个梦境。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，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。

我走出院门，来到水边，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。原来是月夜太静了，

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,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,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,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,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,七零八落的,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。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,鼻子抽缩着,叫了两声,回头看着我,眼里全是困惑。

我也不明白,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的墙根?

(原载《文汇报》2004年7月14日)



水墨文字

冯骥才

1

兀自飞行的鸟儿常常会令我感动。

在绵绵细雨中的峨嵋山谷,我看见过一只黑色的孤鸟。它用力扇动着又湿又沉的翅膀,拨开浓重的雨雾和叠积的烟霭,艰难却直线地飞行着。我想,它这样飞,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目的。它是一只迟归的鸟儿?迷途的鸟儿?它为了保护巢中的雏鸟还是寻觅丢失的伙伴?它扇动的翅膀,缓慢、有力、富于节奏,好像慢镜头里的飞鸟。它身体疲惫而内心顽强。它像一个昂扬而闪亮的音符在低调的旋律中穿行。

我心里忽然涌出一些片断的感觉,一种类似的感觉;那种身体劳顿不堪而内心的火犹燃熊熊不息的感觉。

后来我把这只鸟,画在我的一幅画中。

所以我说,绘画是借用最自然的事物来表达最人为的内涵。这也正是文人画的首要的本性。

2

画又是画家作画时的心电图。画中的线全是一种心迹。因为,惟有线条才是直抒胸臆的。

心有柔情,线则缠绵;心有怒气,线也发狂。心境如水时,一条线从笔尖轻轻吐出,如茧吐丝。又如一串清幽的音色流出短笛。可是你有情勃发,似风骤至,不用你去想怎样运腕操笔,一时间,线条里的情感、力度乃至速度全发生了变化。

为此,我最爱画树画枝。

在画家眼里树枝全是线条；在文人眼里，树枝无不带着情感。

树枝千姿万态，皆能依情而变。树枝可仰，可俯，可疏，可繁，可倚；惟此，它或轩昂，或忧郁，或激奋，或适然，或坚韧，或依恋……我画一大片木叶凋零而倾倒于泥泞中的树木时，竟然落下泪来。而每一笔斜拖而下的长长的线，都是这种伤感的一次宣泄与加深，以至我竟不知最初缘何动笔。

至于画中的树，我常常把它们当做一个个人物。它们或是一大片肃然站在那里，庄重而阴沉，气势逼人；或是七零八落，有姿有态，各不相同，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。有一次，我从画面的森林中发现一棵婆娑而轻盈的小白桦树。它娇小，宁静，含蓄；那叶子稀少的树冠是薄薄的衣衫。作画时我并没有着意地刻画它。但此时，它仿佛从森林中走出来了。我忽然很想把一直藏在心里的一个少女写出来。

3

绘画如同文学一样，作品完成后往往与最初的想象全然不同。作品只是创作过程的结果。而这个过程却充满快感，其乐无穷。这快感包括抒发、宣泄、发现、深化与升华。

绘画比起文学有更多的变数。因为，吸水性极强的宣纸与含着或浓或淡水墨的毛笔接触时，充满了意外与偶然。它在控制之中显露光彩，在控制之外却会现出神奇。在笔锋扫过之地方，本应该浮现出一片沉睡在晨雾中的远滩，可是感觉上却像阳光下摇曳的亮闪闪的荻花，或是一抹在空中散步的闲云？有时笔中的水墨过多过浓，天下的云向下流散，压向大地山川，慢慢地将山顶峰尖黑压压地吞没。它叫我感受到，这是天空对大地惊人的爱！但在动笔之前，并无如此的想象。到底是什么，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感受唤起与激发？

是绘画的偶然性。

然而，绘画的偶然必须与我们的的心灵碰撞才会转化为一种独特的画面。

绘画过程中总是充满了不断的偶然，忽而出现，忽而消失。就像我们写作中那些想象的明灭，都是一种偶然。感受这种偶然是我们的心